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先進篇〉第二十三章第五段。

【三子者出。曾皙後。曾皙曰。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。夫子何哂由也。曰。為國以禮。其言不讓。是故哂之。】

「這是敘事，以下必須做結束。」

『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』「三子者出，這是結束的話，若他人來作，就會說：某人等出去了，這就是贅言了。曾皙後則三子者是誰自然明白。」

『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』「為什麼曾皙在後？曾皙曰，曾皙說。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，為什麼不說四人？不說他自己？下次答覆。」

『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』「子曰，孔子說亦各言其志也矣，注重志這個字，各人說各人的志向，你還管他說得如何。」

『曰：夫子何哂由也？』「曰，夫子何哂由也，既然是言志，各人隨便說，為什麼老師對子路哂笑呢？他的志不好嗎？」

『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』「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，為國以禮，這一句因何而來？因為前面孔子說有人用你，你拿出什麼來呢？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矣，也不說做官。樊遲請學為農為稼，孔子說他是小人哉樊須也，六藝其中也有藝術，並非不許學。孔子還說：吾不如老農。」「農工都是業」，都是職業，「這裡說為國應注重國家，要想辦國家的事情，必須另一個辦法，要是治理國家，要緊的是禮。莫非子路他沒有禮嗎

？其言不讓，孔子不說子路的志」，不說他的志向，「而是他說的話一點遜讓都沒有」。「因為子路少禮少讓」，比較缺少，「所以哂之」，所以笑他。「若不是為國，其言不讓還可以，若要治國，其言不讓，這不可以。」

「你們必須念完十三經才能說話，否則說話就錯。所以想用中國文化，必得讀盡十三經。翻譯佛經，必得是精通三藏的法師。若淨土宗，便不許講，只說信願行，什麼緣故？必得先會講三藏經典，才可以講淨土宗，也只是講文而已，若是其中的義理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」佛與佛才能究竟，「而且佛與佛見面，見面心照，開口便錯」。

「吾沒有離開前人的講法，而且還有前人沒有講的，吾講出數個來。」雪廬老人講出以前的人沒有講的，也講出幾個出來。「下回為大家講文理，為大家指出如何做。」

【唯。求則非邦也與。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非邦也與。唯。赤則非邦也與。宗廟會同。非諸侯而何。赤也為之小。孰能為之大。】

「最後一段，有人說是師弟問答」，老師、弟子的問答，「或者說是孔子自問自答」。「吾採《焦氏筆乘》，其他講的不圓融。」這是雪廬老人他所採取的《焦氏筆乘》的講法，比較圓融。

「這一章書的字不能改，何晏以率作卒，惟作唯」，人字旁作口字旁的唯，「依唯字便好講」，依口字旁這個唯字比較好講，「長者叫唯而起，不能喏，所以此處唯字要一逗。」

『唯』，唯就是要一個逗，「孔子說，曾點立刻哦！明白了。」

『求則非邦也與。』「曾點又問：求則非邦也與，莫非冉求不是辦邦國之事嗎？因為前面冉求說五六十，六七十，這是做大夫宰

官的官，並不是治國的官。」

『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非邦也與。』「孔子說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與，文王百里，成湯七十里為國」，周文王他的這個國家的土地面積一百里，成湯是七十里，七十里就是它一個國家，「這五六十也是國」。「列國有滕、薛都是小國，孔子說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，滕薛也只幾十里地，說得小就算不上邦家嗎？」

『唯，赤則非邦也與？』「唯，哦！曾點連連的說是。接著問，公西赤莫非他不治邦國嗎？」

『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，赤也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？』「孔子說：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二諸侯見面叫會」，兩個諸侯見面叫做會（會面），「多諸侯盟誓為同」，如果兩個以上，很多諸侯在一起盟誓為同，「上國家朝廷，這不是國家嗎？不是諸侯嗎？沒國家哪來的諸侯？」

「看這種文法變化，孔子沒有答說什麼地點，接著再為曾點解釋，赤也為之小，雖然公西華自己說是小相，公西華當小相，誰能為之小，除公西華當小相，哪一個人能當大相呢？除他當大相，無人能當大相了。」除了他能夠當大相，沒有人能夠當大相了。

「為國必以讓者，《書經》記載，從堯至周為止，都是讓。堯舜禹湯為好，桀紂為壞，所以湯伐桀，武王伐紂。當領袖的人，都要能自得師者王，謂己莫若者亡」，能得師者王，這是國王的王，謂己莫若者亡，這個是亡故的亡，「（《書經》等書都押韻）。必得自己找老師，內心謙虛以為自己不行。文王以姜子牙為尚父。桓公得管仲，事以仲父。孔子聖人，以師襄、郯子為師。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必隨從他而唱和。問禮於老聃。孔子說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要學什麼，就得自己去找老師，例如教幼稚園的學問

，你不會就必須跟人學。《中庸》說：君子之道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」

「能為王就可以興起來，若是亡」，敗亡這個亡就是衰敗了。「孔子告訴曾點其言不讓，曾點就知道了。大家要學這二句：處處謙恭、處處責備自己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，就是王興旺之時也。這一點必須謹記。」

「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《易·繫》：顯諸仁，藏諸用。〈學記〉—藏脩息游。」

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，必得溫故知新，才可以為人師。學而時習之，至死不息，才有根基，若飄飄浮浮，到時便不能用。會一字就會一句，就會全篇、一本。會一本，《四庫全書》就都會了。例如習字，會寫一永字，就會寫其他字。」

「求學必須溫習，〈學記〉有藏脩習游，藏是什麼也不動作的時候，讀完會念，念進去的時候就是藏，也就是默而識之，時刻不能忘記。大家學淨土想求往生，你們今日還不行。脩，修業時候全副精神在學上，也須一心不亂。游必須出去遊，只在家中不出遊，不免呆板，會眼光如豆。」就是沒有閱歷、沒有見識，所以必須游（出遊），到外面去看看，才不會呆板，眼光像豆一樣。「像三家村的土學究，一輩子沒見過山。如揚州十里洋場沒有山，以為有山是奇怪。到濟南見山，才知是山，曾點所說就是游。習必須溫習，所學過的必須實習，如此便沒有不成功的，這就是儒家的一心不亂。」

「《圓通章》云：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這就是一心，相繼是接繼不斷。並不是其他事都不能幹，但看會不會用。《彌陀經》說，眾鳥演法，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，吾見一切都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，什麼緣故？因為這都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

流的緣故。」

「這一節書，開頭孔子云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，總算吾長你一日，比你們老，無用處了，既然老而無用，就在家裡睡大覺嗎？孔子周遊列國所為何來？為什麼到各國都不幹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這是孔子的志向。出來當領袖，是為自己，還是為他人？孟子說：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，所以出來是為大家。堯舜禹湯文武都是為大家，不是為自己，這是聖人，出來都為他人，除此以外，或者之後的皇帝都不行。」

「漢高祖、唐太宗都是為自己，為自己的人也都知道為民的，因為財散則民聚，他們懂得必須兩方面兼顧，還懂得用人。其餘的桀紂等皇帝都是為自己享受，所以都沒有好結果，被抄家，只有元朝逃回北方，清朝是讓出天下，但皇陵也被掘墳，沒一點好結果。」

「孔子以道事君，為政要為百姓，三諫不聽則去，但各國不聽，所以孔子離去。如衛靈公問陣，孔子不答而去，並不是孔子不會，孔子說：我戰則克，祭則得福。」

「孔子有所本，《易·繫辭》說：藏器於身，器，才用」，器就是才用，才能作用、用途。「學在身上千萬要藏起來，俗語云：真人不露相，等待時機可用才用，否則是自作賤。又說：顯諸仁，藏諸用（弟子們問仁，孔子有多種答覆）仁有種種變化，仁有兩方面，一為諸善，二不為諸惡。」不造惡是仁，善的事情去做也是仁。「仁明白顯出來，拿出來為大家辦事，使大家沾你的恩惠。」「釋尊為能仁」，世尊釋迦翻譯中文能仁，能夠行仁慈的人，「能是各種才能」，釋迦摩尼佛各種才能都有，「仁在印度叫慈悲」。「藏諸用，會的技能都藏起來，如孔子說：我無知也。曰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。我學什麼？執御還是執射，孔子認為他都不會，是

真不會嗎？用是要人來求，符合孔子的法則就做，用之則行，不要我的法則，我就收藏起來，舍之則藏，這只有顏子能如此，所以孔子說：唯我與爾有是夫。」

「這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一套，二三子都忘了，所以說：居家不必發牢騷，應該藏起來，若人知你不錯」，若有人知道你不錯，「你就要拿出本事來看看」。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人知道你時拿出什麼來用，並沒說做官、治國、平天下等事。」

「四個人當中，子路直率，開口千乘之國，說治大國。世人不用，子路等人不明白孔子的意思，直率卒然而答，所以一開口就說治國。說治國也好，治國有治理之道，要以禮治國，但是子路其言不讓，到命終都是依言行事，說如何辦就如何辦。衛國動亂時，孔子說高柴能回來，子路恐怕會死於動亂。事君是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他們是用你子路的勇武，不是用你的道，子路果然死於衛國之亂，不知進也不知退。」

「其餘人見子路說完孔子冷笑，冉求就改說治小國，這仍是辦政治。方五六十，冉求也知道孔子注重禮樂治國，所以說自己只能夠足民，至於禮樂以俟君子。第三個公西華更聰明，仍想到國事上，卻說未能，學之耳，更謙虛了。而且還不是當主體，只當助手，小相而已。這都是從子路的千乘之國大國的路線，一路講來。」

「唯獨曾點不說，坐在另一處。孔子問到他，還抱著瑟，曾點說，我無才能辦不了。孔子說，大家只是說說志向，發發志願而已。曾點這才放下琴，說我的志向在禮樂教化，治國的事都不談。他懂得孔子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天下無道久矣，道傳不出去，必得隱居以求其志。孔子就是如此，孔子傳道，人們都不要，回來魯國刪六經，作《春秋》，孔子的身分不該作《春秋》，故云：知我者其唯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唯《春秋》乎！孔子作《春秋》寓褒貶

，亂臣賊子懼。救當世用口，救百世用書，所以曾點願在家教學，造就人才。孔子說，吾同情你，實在並不是孔子同情曾點，而是曾點同情孔子，他懂得孔子的意思。」

「唯」，口字旁的唯跟豎心旁的惟，「固然可以通用」，但是口字旁唯的講法比較顯然，「曾點用口答應」。「孔子說，曾點答：是這麼樣。」

「子路為國不讓，注重國字。冉求的志向莫非不是為國嗎？老師為何不笑冉求呢？孔子答說，六七十里就不是國嗎？滕薛都是小國。那赤並未說國，就不是治國嗎？孔子答說，若不是國，怎會有宗廟？我不反對子路的治大國，只是哂其其言不讓而已。」

「你們只聽吾這樣講，也不行，必須誦讀熟記，然後一碰到事情才可以用。如沉在水底，一碰都能興起來。李太白，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孟子，資之深，則左右逢其源。辦事都是當時就得辦，沒有等待一段時候查查書的。所以自古做官必由讀書人，書熟還必須回味。現今主張墮胎，民族主義還能存在嗎？」

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